



打造良性发展的公益产业链

深入挖掘背后的故事

——民族志方法式的评估





深入挖掘背后的故事

——民族志方法式的评估

资助之道 (GrantCraft) 项目介绍

资助之道 (GrantCraft) 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于2001年开始编写的供资助方使用的系列实用手册。在过去的十年间, 资助之道 (GrantCraft) 项目团队共访问了来自资助方、接受资助方和慈善顾问的823位专家和领导人以及436个机构, 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编撰成实用的工作手册。该系列手册详细地介绍了机构或个人在成为卓越的资助方的路上所面对的诸多挑战的解决方案和实际成功案例, 全景地展示了美国资助方在过去百年间创造巨大的积极社会影响的方法论和成功实践。福特基金会于2011年将系列手册的版权捐赠给美国基金会中心, 后者负责系列手册国际化的开发和推广。

经过美国基金会中心的授权, 基金会中心网将资助之道 (GrantCraft) 系列手册翻译成中文, 并负责在中国基金会行业推广, 希望对中国公益事业带来思考和启发, 促进捐款人理性捐款, 基金会透明管钱, 公益组织高效花钱的公益产业链的更快形成。基金会中心网将同美国基金会中心和欧洲基金会中心合作,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资助之道 (GrantCraft)。

资助之道 (GrantCraft) 系列手册的翻译工作由王则开先生和方舟女士组织的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康奈尔大学、乔治城大学、纽约大学等高校的志愿团队完成。翻译内容均来自GrantCraft英文原版, 不代表基金会中心网机构和个人的观点。受到中美文化差异和翻译者对原意的理解等因素, 译文难免与原文的含义不相符合, 敬请谅解。

英文原版请访问www.GrantCraft.org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资助之道》项目的建议, 案例分享和合作, 请发送邮件联系我们 grantcraft@foundationcenter.org.cn。

基金会中心网简介

基金会中心网是由国内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发起, 于2010年7月8日正式上线。基金会中心网的使命是建立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 提供行业发展所需的能力建设服务, 促进行业自律机制形成和公信力提升, 培育良性、透明的公益文化。

基金会中心网通过互联网披露全国基金会的联系方式、管理团队、财务状况、公益项目、捐款方、机构动态等信息, 提升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信息已广泛被政府、企业、媒体、公益组织、学术机构和公众采用, 作为制定政策、寻找公益合作伙伴、新闻线索、研究数据和捐款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源。

系列手册由



资助

深入挖掘背后的故事

——民族志方法式的评估

目录

评估技能：系列手册

P2

什么是民族志？

民族志专家会打入他们所研究的组织或社区的内部，与他们同吃同住。与此同时，专家们保持他们作为外部观察者的视角。

P4

为什么要用民族志方法？

民族志方法就是一种说故事的方法。但它能说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这个部分，资助者和受助者会解释他们是如何使用了民族志方法来记录变迁的过程、理解文化、改进项目规划等等。

P6

关于民族志评估的常见问题

民族志方法可以和定量评估同时使用吗？民族志专家是怎么工作的？身边多了一位民族志专家，受助者和其他人会作何反应？什么样的有用的产品会因此出现？这一部分我们将谈到考虑、规划或使用民族志方法时常遇到的问题。

什么是民族志？

民族志是这样一种研究形式，它能够带给资助者——常常也包括受助人——对某个组织、某种文化或某段变迁过程一个逼真、细致和发展的观察眼光。民族志专家在接受了参与式观察的训练之后，能够游刃有余地观察他们的研究对象，既从一个当局者的角度来看，也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作为外部观察者，民族志专家能带来新颖的眼光、专业的记录和分析技能，以及对正在进行的工作的一种理解。用使用过这些技术的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他们“能发现局内人常识背后的东西。”作为内部参与者，民族志专家全身心投入到当地的工作中去，从而去体悟其大意和细节。这种双重视角，使得一个机敏的民族志专家能够以一种完全的局内人或者局外人所无法企及的方式去从实践中获取真知。

由于民族志可以增进对变迁过程本身的理解，即变迁是怎么被感知的，又是怎么被控制的，所以它常常和其他活动，例如规划、项目实施、量化评估，一道成为资助者的得力助手。

民族志专家，又称为“人民的记录员”，既可以成为一个工作搭档，也可以成为那只隔墙之耳。不过无论如何，民族志工作中都有一些共同点：

- **用研究对象自己的话去记录他们的生活**，不论你记录的是事物的常态还是动态。由此，民族志常常能揭示出人们意料之外的结果——比如当一个殖民地的家庭认识到，高等国民学习使用计算机的动力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新技术，而是为了解除对现代科技的恐惧的时候。
- **对全部研究对象所接受的手把手的、连贯的学习过程的关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习得的常常会被反馈给参与者。**“在此过程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循环反馈机制，”一位资助者说，“从而人们可以及时地学习，而不至于等到花儿都谢了。”
- **民族志专家会关注各式各样的问题，问题的种类也会随着他们对当地环境了解的不断深入和对新的学习机会的不断挖掘而有所变化。**一些民族志的目的就是厘清问题。“民族志，”在某组织负责规划和管理游行项目的一位执行主任说到，“能帮助我们构思问卷调查和其他量化研究中的问题。它也能帮助我们发现值得调查的议题，寻找精确的表达词汇，以及确定进一步研究的种类。”
- **对明知识和暗知识的兴趣。**这是因为，那些暗知识（没说出来的或仅被暗示的知识）是研究对象所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一位研究民族志的影响力的研究员说：“系统的变迁就是文化的变迁。当你想要深入了解并影响系统变迁的时候，你就必须理解文化。”
- **广纳各家之言。**民族志的这一特点能拓宽受助者和资助者的认识，让他们理解不同的人是如何感受同一个情境的。

- **评估者把自己浸泡**在其研究对象的社会和组织环境里，参与他们的日常活动。用一个民族志专家的话来说，“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去参加集会，和他们一起坐着，往信封里头塞满东西然后一起聊聊天。”

本手册中例子的来源

为了搜集意见和建议，我们向以下机构中的资助者和研究者寻求过帮助：

- 一家国际性的基金会，该组织曾使用民族志方法去理解艺术家们对他们当时推广的“表现艺术合作社”的感受
- 一家地区性的基金会，该组织曾在一次多地行动中使用权民族志方法探索年轻人在提高社区卫生当中能扮演的角色
- 一家全国性的基金会，该组织正在使用民族志方法构建关于社会变迁中领导力的新知识

民族志是什么…

民族志可能会派上用场，当你想要…

- 初步理解某个环境或文化
- 获得对某个执行过程的持续的、实时的反馈
- 理解受到某个项目影响的一群人的视角
- 为更为传统型的研究确定研究问题和研究类型
- 为书面报告提供支持

民族志不是什么…

民族志本身很可能是不太合适的方法，如果你想要…

- 那种统计上要求严格或者要求能够刻画并测量宏大变迁的评估
- 那种对比如有多少人接受了服务的问题的简单计算
- 那种信息提供人的匿名性相当重要的数据集
- 那种描述短期内影响大量人群的环境条件（比如邻居或财富充盈的组织）的概述

评估术语

作为资助者，我们希望获得评估和评测的专业知识，通过对基金会、受助者以及更广的领域或者团体有益的方法帮助记录和分析我们所支持的工作。为了帮助资助者权衡各种不同的方法的利弊，GrantCraft提供了《评估技能：系列手册》。每本手册阐述一种技能的基本原理，解答使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描述资助者如何应用，并为渴望学到更多的读者提供了一份资源列表。进一步了解请访问www.grantcraft.org。

为什么要使用民族志

民族志研究可以帮资助者和受助者及时挖掘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洞见，也能带来更宽泛意义上的新知识。民族志专家不光是“活的录音机”，只知道记录项目运行或其他行动过程。作为一种评估手段，民族志将有助于改进项目设计，帮助项目参与者反思、学习和构建知识。

我们的贡献者已经运用民族志方法达成了以下目的：

■ **迅速而持续地积累定性的经验。**一家大型国际性基金会的资助者曾设立过个项目，该项目旨在促进美国和拉美、非洲、亚洲的表现艺术团体间的艺术合作。当他们决定推动这个项目的时候，有同事曾问过他们，“你们怎么去知道整个过程中艺术家的感受？你们如何才能知道艺术家们是怎么被别人看待的……他们自己的看法又是什么？”

民族志就是这种问题的答案，并且它很快就成为那个项目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发挥些许作用。“我们想要的是那种可以捕捉到定性层面的记录，”一位项目官员曾回忆道，“这种记录无疑是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其重要性既是对艺术家和其中的各个组织而言，也是对受项目影响的各个社区和其他旁观者而言。”

这家基金会也希望把那些经验教训反馈到正在进行的工作过程当中，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去做他们将尝试做的事，“而不是在十年苦工之后才给出一个评估，说什么‘经验教训是有不少的，但可惜一切都结束了。’”

根据一名受助人的说法，民族志专家与各组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扮演着从“恼你怒你的黏人大亨”到“聆听你忏悔的得道高僧”的多重角色。有些情况下，当一个项目历时长久，项目官员换了一轮又一轮的时候，评估者就会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记忆”。

■ **诉说一篇更深入、更真实的社区里的故事。**一家大型区域性基金会曾使用民族志作为整个评估的一部分，以评定一项旨在将青年人纳入到改善社区卫生

保健状况、并让青年人充当领导角色的五年行动计划的效果。“我们试图超越纸上谈兵式的评估手段，”一位项目官员说到，“不然的话，你就只能听到那些最有文化的人的意见。传统的评估方法恰是因这一信息传递转换过程的存在而蒙受了太多的知识损失。我们希望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在这个行动计划中，民族志专家记录下了一些关键之处，即“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对社区事务是有相当程度的关心的，而且也是愿意为之出力的，而这一点几乎是被所有机构完全忽视了。”民族志证明，那些年轻人如果被要求在行动计划中承担一定任务，那么他们往往能出色完成：“他们也因此成长了，进了大学，有了更好的工作。”民族志也详细记录了当地社区运作中的另一个关键点：被建构出来的社会网络的深度以及广度，“谁和谁有联系，谁又将谁带入了这个关系当中，以及是怎么带入的。”

正如一位社区变迁行动计划的负责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评估性学习的好处就是，能够帮助理解社区层面上各组织的组织文化，理解一区域内各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互相关系、生长和整合过程，以及社区里各类社会资本的变与常。它会告诉你，从一种大群体套小群体的角度去理解社区。

■ **检验并且有时拒绝定量分析中提出的各种假设。**一家服务于刑事正义和公共安全的受助者组织使用民族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直接观察一项行动计划的效果，从而发现那些可以从数据中推出但无法被证实的东西。传统的定量评估教你先在时间A再在时间B观察同一个社会状态，看出变化，然后推测因果关系，”一位执行官如是说到，“但这种推论可能是错的。”

例如，曾有一个项目使用民族志来检视一种密集型管制方式的效果。当时警方在一些常被发现进行毒品交易的街头巷尾实施了目标式的严厉监管。结果是，这些街角地区的毒品活动减少了——“大量的量化证据显示出一种下降趋势”——并且对该趋势的解读是，毒品交易减少了，或者交易者可能窜到其他街区去了。但“民族志研究揭示，那些贩

毒的根本没走半步。他们还待在老地方，只不过从室外搬到了室内，搬进了靠近原先室外市场的公寓大楼。这导致了一系列不同的并且十分棘手的问题。”

- **改进旨在变革文化行为的项目设计。**民族志追求“从受到某一社会问题最直接影响的人群的角度去理解和详细分析这个问题”，能够项目设计者策划出更有效的社会干预方式。“就拿艾滋病教育项目来说，”一位项目官员说到，“你尽可以告诉社区民众那些信息，然后用问卷做一个前测和后测，看看你是否真的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但如果，比如说，一个跨性别社区里的人们在知道了所有的知识以后仍然保持了传染艾滋病的高风险，你还有啥招呢？”民族志就提供了一条“理解行为，从而理解社区规范”的途径，进而帮助发展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项目。

一位研究者提供了另一个例子，那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所作的工作，目的是通过发展出一套“新的成人礼仪式”来“改变非洲一些地区对女性实施割礼的文化习惯”。据一位研究员说，民族志在其中起到了帮助预测“项目设计的潜在后果”的作用。

- **激发处在工作前线的人的反省，把那些好像有但还模模糊糊的知识清晰化。**一家全国性的、由基金会资助的、旨在“促进对社会变迁所需要的领导力的新领悟”的行动计划就曾使用民族志来构建“一个个领袖故事，这些故事是基于那些领袖们都希望其他人对他们的工作有何种了解的意见”。

项目的参与者被邀请去招待一位民族志专家，这个专家“和他们进行沟通，了解他们都想学些什么，从而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例如，一家位于城市的、和移民共事的联盟组织就曾探索了“如何在吸收更多人加入的同时保持高效率”的方法。就在这个行动计划中的另一家组织而言，民族志则帮助一位执行主任理解了他创办的一家组织的哲学演化，这个组织是一个疗养社区，旨在帮助那些滥用药品者的恢复。“他能更好地理解转变过程了，”民族志专家这样说，并且因

而能够发展出“将人们所需经历的各个转变的过程和方法更好的告诉那些人的途径。”那名评估者和那名主任也在那家组织的另一个沟通计划上继续保持了合作关系。“反思性工作谁都没时间去做，而民族志是帮助人们去做反思性工作的很有效的工具，”这位民族志专家说到。

- **记录和引导制度变迁，缔造共识，并谱写出一篇结构严谨完整的故事。**一个多家基金会的区域合作项目曾使用民族志工具来进行自我评估和规划。“我们的民族志专家把我们的秘史写下来，读给我们听，”一位参与其中的资助者说到。“她和社区里的受助者聊天，然后把他们的反馈告诉我们。如果一个重要的决定即将出台，那么她就会一个一个地找我们访谈，然后把我们的看法汇聚到一起，我们的故事整合在一起。我们于是对我们组织内部的权力、人情关系有了一个专业而客观的了解，人与人之间在这方面的紧张关系于是被缓解了。”

在另一项基金会行动计划中的一家组织里的一位民族志专家，也曾帮忙引导了它们“从创始和初运营阶段到下一阶段的过度，”一名在当时努力保持项目正常运行的组织成员说到，“那段峥嵘岁月，你懂的。在捕捉信息和与我们分享以及帮助我们想通这种种关节方面，她的工作真让人感到惊喜。”

- **鼓励创新。**一位服务于环保组织的民族志专家曾为他所在的组织相处了许多新策略：“我们希望创设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面活动家、学者和政府得以共事和讨论。它帮助他们转移重心，使他们认识到还是有些事情是他们可以去尝试并和政府通力合作的。”

在一家项目总监希望尝试新方法的组织里，那里的民族志专家“每时每刻都为我营造挑战，问我一些能激发我别样想法的别样问题。我见的什么不起效？我要何去何从？我要提出的观点是什么？你知道，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基本的问题，但却是能让我仔细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有关民族志评估的常见问题

民族志和形式上更量化的评估方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民族志常常和定量方法同时被使用。比如说，一些评估者会使用民族志方法来构建出他们定量问卷中需要问的质量最好的问题。“我们使用民族志方法来构建一些超出项目规划者可能会想到的显而易见的问题范围之外的问题，”一位经常使用这种办法的人士说到。一位评估者也说：“在建构理论方面，先采用质性的民族志方法通常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再转向更量化的方法——学着如何去斟酌问题的措辞，如何去发问。”并且一旦问卷被发放出去之后，一位研究员补充道，“我们得到的那些统计数字常常需要进一步的概念化。”

一项推动社区变迁的资助者协作计划曾将定量方法和民族志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评估工作，开始的时候民族志方法还被当成是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当量化研究者们开始画“散点图和条形图”时，项目总监回忆到，“真的没有太大效果和帮助！”我们很快发现我们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们的民族志专家当时正在着力于研究群体关系和领导力发展，那正是我们感到真正重要的。还有一个大惊喜，就是她帮助我们理解了我们自己的资助者之间关系、合作的机制，以及社区里的运作和发展机制。”

有人认为，民族志对于在量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的慈善评估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正。一位学术研究者曾举例说，他个人对于“有些基金会想要量化一切的企图”十分忧虑。“他们这样做，损失的是他们无法知道，他们的资助是如何改变了文化的。”

民族志中的叙事方法恰使对这种变迁的描述成为可能。一位基金会项目总监曾这样谈论这一点，“当我们正要开始评估的时候，我们的评估咨询师说，‘没有无故事的数字，也没有无数字的故事。’当时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但在我们接触了实质工作内容之后，我才发觉一切都是故事。数字仅仅是帮助我们讲一个更真、更有说服力的故事。”

民族志专家是怎么工作的？

民族志在知识上滥觞于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两个独立

的学科。在一篇发表于1973年的知名论文中，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谈到了民族志“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能力。“深”者，挖掘意义于研究对象自身之眼光也，非大量形容词、细节之堆砌也。社会学则借用了“参与式观察”的概念。

学者们持续探讨了文化内部“意义的建构”的过程能否以及如何被发现和描述。时至今日，民族志的训练通常可以让我们学会，用一位研究者的话说，如何“细听、专注于字词，字词的组合，以及人们说出来和没说出来的东西。”

另一名研究者谈到了同样重要的其他事情。“每天都要写田野记录。书上说，欲修成学科规范者，必勤于做记录之三境界，一描述，二分析，三自省。自省者，扪心自问我有何感受也。”这样一些描述性的记录有助于我们发现研究者带入观察过程中的种种偏见或预设。

难道说民族志不是在同时改变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观察的社区吗？关于民族志专家与被观察的人和项目之间的互动程度，有没有一些建议？

大多数采用民族志方法或和民族志专家共事的人都谈，这种互相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对此，很多人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虽然在这方面的说法已经很多，但还没有一套具体的、科学的指导原则来告诉你，民族志研究者该如何给自己定位，是该让别人觉得自己在当地就等于一个隐形人，还是应该与人们保持密切的来往。对基金会来说，这一个计划性策略的问题。

关于民族志专家与其研究的组织保持密切来往的看法来说，有一项大型的基金会资助的行动计划里的研究者就是这么做的。一位研究者解释说，“我们希望能一起创造新知识。比如我先草拟个什么东西，然后发给所有人，然后他们每个人都会对此写点他们觉得合适的东西在上面。”

民族志专家有时甚至会逾越严格的规范要求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曾有一位民族志专家在项目社区里“为居民举办了一场写作竞赛。我们邀请各路好汉写散文，歌词，故事和诗词。”另一位曾承认说，事实上研究者

和研究对象间的每一次邂逅都“给他们正在研究的那个世界留下了印记”。

倘若这些个互动就这样持续下去的话，我是有多担忧民族志研究者会丢失他们的视角——和他们对于基金会的价值？

对于身在社区外，心却深陷于社区中的民族志研究者，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对于资助者所分派的工作的忠诚度？尽管一名权威的民族志专家认为“研究者被社区居民同化而产生的危险性往往被高估”，我们编写这个小册子时采访的每一个资助者、研究者和社区里的领导都觉得，这个问题是始终存在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位项目官员说到。“民族志方法的使用者只是希望能观察、分类、整理各方信息资料以便接近‘最真实的事实’，并且他往往折冲妥协，兼顾社区当地人的观念和基金会那边的想法。”

根据一名项目官员的说法，在一次行动计划中，评估员们曾变成了受助人的支持者，行动上处处“维护”受助人，但却暗中损害受助者的权利以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受助者组织的领导人和一名民族志专家在发现了正在进行的工作是与原初设计中的假设相抵触的时候，均“颇有种恍然大悟之感”。这位专家回忆道，在“向基金会坦呈”项目运行并未遵照原始规划这一事实之后，“我们之间的谈话有了很大的转变。我觉得民族志方法把事情弄得更多样化了。”

言归正传，一切的一切都要回归到那些预设上——并且资助者要明白他们自己的预设是什么。当谈到民族志的“杂乱无章”，或者说它倾向于不断制造新问题的那一面时，一位资助者警告说，“你无法确切知道我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是，你需要在工作中时时注意管控自己的对事物的理解。

但如果民族志研究需要随着理解的演变而进行有机转换，你怎么去提前规划呢？

“这就需要智慧，”一位曾帮助许多组织挑选民族志评估员的咨询师说到。“你不能告诉一个民族志评估员，‘好，我看你就这么办吧。’因为随着工作的开

展，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你必须知道，你有可能为项目结果感到震惊。与此同时作为民族志专家的话，他们又必须明白，你可能会想要某一种项目结果，他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这必须明确商量好。”

如果一个基金会不愿意变通，那么就可能产生问题。一位项目官员说：“如果一个项目的结果是可测量的，那么在过程中老百姓们——那些想要知道项目正在朝哪个方向发展的人们——就容易变得不耐烦。”所以，根据我们所采访的大多数资助者的说法，平衡是需要的——在对项目发展方向上有明确目标和若有新情况出现就乐意改变方向上寻求平衡。

听起来好像民族志研究旷日持久。

说的没错。一项慈善行动计划曾规划了将持续三个月的民族志研究。“三个月？你开玩笑吧，”民族志专家说。“它需要一年。”

虽然有时候快进快出是可能的，但我们访谈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快进快出所牺牲的是深层次的理解。“你不可能用一两个礼拜就一蹴而就，”一位研究者说到。用一位民族志专家的话说：“民族志方法的优点是，你可以从许多人那里获益。缺点是，它会彻底打乱你的行程安排。”

为什么被研究的人群会欢迎一个民族志专家进入他们群体中？他们不紧张吗？

民族志研究依赖信任。发展出必要程度的信任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民族志研究者所具备的关键的职业技能之一。然而，信任的构建十分费时，而且恰恰是民族志方法旷日持久的一大原因。“当你一次又一次地回去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工作时，”一位民族志专家说，“你就在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了。人们起初会觉得你是个记者，搜集完故事以后你就会转身离开。所以他们需要观望，看你是不是愿意常回家看看。”

有些误会可能会有阶级、种族或政治上的暗示。根据一位资助者的说法，有一次在一个项目中，“受助者的第一反应是真的非常消极的。他们不知道何谓民族志，或者说民族志很有点殖民者话语的姿态。有人去字典里查了民族志的意思，因为他不懂。他说，对原始人

的研究就是民族志的定义，这让他十分不快。”

这个故事点出了基金会委托民族志专家做研究时常发生的一个麻烦。“人们常常一开始把你看成是基金会派来的间谍，”一位民族志专家说到。一名项目官员回忆说，“人们被告知他们在做那些十分困难的、很多方面来看有些复杂和高风险的工作时，将被全程跟踪观察的时候，常常会感觉不舒服。”

争取信任的时间是很关键的。一些具体的构造信任的策略会有所帮助。比如，在一个项目中，当地人面试和雇佣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志专家。一位研究者则建议，不妨开诚布公地决定好“什么是私人空间，什么是公共空间。”

民族志专家是不是必须了解田野，或者说和当地社区民众有相似的经历或背景？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需要阁下自己判断。有的民族志专家会觉得“只有当你对周遭一无所知时，你才能获得最本真的观察材料。”其他一些人则相信，与田野有某些共通之处是重要的。确实，相同的背景，包括相同的族群背景，有助于构建信任。一位社区领袖在谈及她的民族志专家朋友时说，“当我们同坐在一张桌子旁的时候，我对同为日裔美国人的她特别有印象。”或者，如另一个受助人提到的，“他对我们本地的人情世故是有些了解的，之前在另一家组织里也干过行政事务。这些经历都是很能加分的。”但在另一个项目中，据一位项目官员所说，一位民族志专家凭着多重混合的背景而被接纳为一群美国土著人的家庭中的一员，因为这些土著人已经厌倦了讲他们的故事了，因为每讲一次就痛一次。”

那当我需要一个民族志专家的时候，我到哪去找他们呢？

民族志专家通常供职于大学里的人类学、社会学或民俗学系。不过，很多独立的评估机构会雇佣民族志专家；有些则会和大学保持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

基金会的项目官员不应该指望去直接面试、雇佣和调动民族志专家。一种典型的做法的是，与主要的研究

者或使用民族志方法做评估的专家合作，他们会针对如何在一个更大规模的研究、规划或评估项目里纳入民族志研究给出建议，并筛选和管理田野工作者。教授，助理教授，新近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都是下田野的民族志专家的适当人选。

民族志研究能产出什么样的有用的结果？

民族志就是写故事，并且所有的民族志研究都会形成一份份报告。对这些报告的传播则需要谨慎计划。在一个项目中，有些受助者就觉得最终的项目产出没有被设计得达到最大效益：“我认为你们是在用读大西洋月刊上一篇文章来获取信息的方式从这个报告里学习经验和知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坐下来研究它了。”

通常，民族志研究最重要的产出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洞见——那种能引发策略转变的看法。比如说，在一个旨在鼓励政府创新的项目中，民族志研究发现，当政府发言人对政府又改

进了什么状况，又做了什么大事侃侃而谈时，人们并不信任他们。资助者和受助人于是意识到，他们有必要从体制外招募人员来传达这一信息。

民族志研究中的许多参与者都描述了研究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深刻影响。“民族志专家鼓励我，甚至要求我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思考某些议题，”有人这么说。用一位评估员的话说：“这些研究工作的价值不是立即显现的。情况可能是，五年之后，他们重读研究报告，发现了他们是从哪里来。”

所以，在民族志评估的最后，谁的故事将被报告出来？

服务于一项重要的、多点实施的行动计划的一位项目总监提醒，民族志专家的研究工作和最终写故事的方法和重心是不尽相同的：“多样性对于我们的行动计划来说是一个纯粹的加分项，但前期的导向对民族志专家和社区组织来说都是很必要的。项目总监当时定期举行总结会议，检查“成果”——这是确保大故事和每个组织的小故事都能说出来的一个安排。

对本手册的编写有贡献的很多人都指出，找寻真实故事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许多故事之间展开对话。“在社区当中，”一位资助者解释说，“民族志专家要努力捕捉各种各样的观点。你知道，她会询问某个组织的状况，然后听到一个人告诉她‘那家已经因为内部问题

而关门大吉了’，而后另一个人说‘它已经支离破碎了’，接着第三个人说‘它呀，一切正常，谢谢。’她于是将所有这些都拼到一起，从而它们能够变成一个人人都有自己的声音在里面的故事。”

没错，民族志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可以用来：

但你也意识到，民族志方法也会：

发现并表述出一个复杂的故事，描写组织、团体或社区内正在发生的一切

太费时，要求耐性，要求你愿意变通，要求充足的人力和财力支持

比定量方法更深入地挖掘文化内涵

和量化方法有同样的重要性，而不是取代量化

检验关于因果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假设

挑战预设，包括那些你又不是不一定清楚意识到的假设

提出并回答关于各种复杂关系的微妙问题

当前一轮的答案浮现之后，要求你改变接下来的问题，甚或是问题的性质

从多元观点中创造出一个全面的意涵

保持不同看法的完整性，即使你或你的受助者为此感到不悦

了解行动者、参与者和实践者是如何看待项目干预或设计的

显示你项目的规划需要改进甚至把它完全抛弃

将习得的经验及时反馈给相关各方，从而让人们可以一边开展工作一边提高工作

随着工作的开展改变工作方向

得出关于社会关系和因果关系以及社区规范的持久性的结论

有时无法明确给出获取真知的途径，无法回答最终目标是什么

如欲了解更多……

如果你对民族志研究感兴趣，想知道更多，请参考以下资源。

网络资源

- <http://leadershipforchange.org>. 关于社区领袖的民族志研究。这是领导世界大变局（Leadership for a Changing World）的网站。领导世界大变局项目旨在探索社会变迁中领导力的本质。其研究团队由索尼娅·奥斯比娜（Sonia Ospina）领衔，位于纽约大学。
- http://www.chapinhall.org/article_abstract.aspx?ar=1358. 这是一份长达六年的、针对三个社区组织化项目的民族志研究的最终报告，由箱厅儿童中心（Chapin Hall Center for Children）撰写。这三个项目得到纽约城市资助者教育联盟（New York City Donors` Education Collaborative）的资助，旨在为公共教育改革提供支持。
- <http://online.sagepub.com>. 这是《当代民族志双月刊》的网站。该杂志刊登深度民族志，可在网上进行年度订阅；读者也可以索求样刊或者从网上购买单本过刊。

书目

- Robert M. Emerso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Formulations.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2001.
- Robert M. Emerson, Rachel I. Fretz, and Linda L. Shaw.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Paul Lichterman. “Seeing Structure Happen: Theory-Driven Participant-Observation.” In Bert Klandermans and Susan Staggenborg, eds., Methods of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 Anselm Strauss and Juliet Corbin.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1990.

致谢

Fatima Angeles	Judith Mitoma	Meet The Composer
Virginia Botelho	Sabrina Motley	New England Foundation for the Arts
Ruth Brousseau	Judith Nihei	New York University, Robert F. Wagner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Service
Doug DeNatale	Sonia Ospina	Northern Circle Indian Housing Authority
Cheryl Grills	Christopher Stone	Northwest Asian American Theater
Amparo Hofmann-Pinilla	Christine Vinc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Elwood Hopkins	Gayle Zeped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enter for Folklore and Ethnography
Mary Hufford	Bay Area Coalition for Equitable School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Civic Culture
Karen Ito	California Wellness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ran Jemmott	Duke University, Center for Documentary Studies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Marian Krauskopf	Ford Foundation	
Barbara Lau	Imoyase Group, Inc.	
Paul Lichterman	Jemmott Rollins Group, Inc.	
Tom Malarkey	Los Angeles Urban Funders	
Pablo Martinez		
Arpi Miller		
Donald Miller		

本系列手册翻译鸣谢

特别感谢由世青创新中心组织的社会创新学者和志愿者对项目提供的翻译及校对支持，以及项目初期负责人方舟（康奈尔大学2013届公共管理硕士）的协调。

世青社会创新学者及志愿者名单：

张冬栋	刘雨菡	沈一帆	陈芄茜	曾梦雅	余力培	任辰宇	张寒枫
刘 苏	陈荟羽	黄万钧	李青龙	秦金龙	龙 沁	高子夏	
程 汝	王斯敏	左菁颖	那拉荣泰	刘 皓	刘 璐	李惠普	
董一若	周嘉辰	秦 晨	田 宇	周 晨	陈心璇	姜 和	
王琦棠	陆一鸣	韦宇丹	王文俊	江俊锋	朱博凝	崔 爽	

同时非常感谢在项目后期由“做到！”翻译外包公司提供的翻译支持，以及朱茜露，曹原，龚捷，朱逸菲，万熊提供的智力支持。

《资助之道》全球推广合作网络

共同打造良性发展的公益产业链



美国基金会中心

www.foundationcenter.org

美国基金会中心成立于1956年，目前由近550家基金会为其提供财政支持，是全球领先的慈善信息平台。通过数据采集及分析，基金会中心将那些至于促进全球发展的人与资源进行对接。中心有美国乃至全球最为全面的关于慈善资助的数据库，并力争为公益行业提供一个稳定易懂的知识平台。同时，基金会中心还不断在数据的基础上为专业慈善发展提供深度的研究及其他智力支持。每天都有数千人访问和使用基金会中心网站，并通过分布在美国五个城市的基金会中心图书馆和学习中心，以及遍及全球的450多个信息中心，公共图书馆，学习网络合作伙伴，研究机构为更多有需要的人员提供服务。



欧洲基金会中心

www.efc.be

欧洲基金会中心成立于1989年，中心是一个独立的注册在比利时的非营利机构。基金会中心的一家会员制组织，最高决策是由欧洲基金会中心全体会员委员会作出，同时从全体委员会当中选拔一个运营顾问委员会，这个运营顾问委员为机构管理团队日常工作提供指导和建议。欧洲基金会中心会员单位共同担负维护基金会中心品牌的责任。目前会员们一致同意欧洲基金会中心布拉格决议和欧洲基金会中心卓越实践原则的基础上共同推进中心工作的进行。



基金会中心网

www.foundationcenter.org.cn

基金会中心网由国内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发起，于2010年7月8日正式上线。基金会中心网的使命是建立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提供行业发展所需的能力建设服务，促进行业自律机制形成和公信力提升，培育良性、透明的公益文化。基金会中心网通过互联网披露全国基金会的联系方式、管理团队、财务状况、公益项目、捐款方、机构动态等信息，提升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信息已广泛被政府、企业、媒体、公益组织、学术机构和公众采用，作为制定政策、寻找公益合作伙伴、新闻线索、研究数据和捐款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源。

基金会中心网发起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上海增爱基金会
心平公益基金会
浙江正泰公益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
华民慈善基金会
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天津市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
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基金会中心网资助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
LGT公益创投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广东省环球公益基金会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华民慈善基金会
新湖公益创投基金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107号天海商务大厦A座216室
电话：010-65691826
传真：010-65691926
电邮：cfc@foundationcenter.org.cn
www.FoundationCenter.org.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107号天海商务大厦A座216室
电话：010-65691826
传真：010-65691926
电邮：cfc@foundationcenter.org.cn
www.FoundationCenter.org.cn